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七十四回 曲島蒼茫接翠微

人類議會的會址，在二〇年代曾廣受爭議。因為原聯合國會址在紐約，美國極力爭取在原地重建，希望保持過去的光榮。然而物換星移，美國國力已衰，會址討論經年，除了吃美國奶水長大的幾個小國家以外，絕大部分的新興勢力，列舉了各種理由，都堅決反對。其中最令人信服的是，美國積欠聯合國大筆債款，至今未還，因而不予考慮。比較受歡迎的地方是瑞士的日內瓦，那一直是個國際化的都市。但是她也有太多的負面因素，一是納粹德國以及許多經濟要犯的存款問題，瑞士銀行基於利益，一直未能妥善處理。其次是多山的地勢不利大型建築物，建築師提出必須有一百平方公里的平地，開山闢地並不困難，難在高山上的水土保持無法兼顧。

人類議會必須有容納數千人的大型會場，以及舉辦各種活動的萬人廣場，更重要的是能夠接待川流不息，由世界各地擁來的遊客。而這麼多人的運載、活動，基於能量的節約考量，必須遷就統一平面，所以需要相當大的面積。

以全世界而言，當時的環境污染嚴重，人類遷居地下勢在必行。嚴格說來，全球適用的平地面積，不過數千萬平方公里，遠遠不足近百億人口所需。開山填土是唯一的可行方案，但是這種工程談何容易，在過去簡直是不可能的夢想。

好在自從「萬有引力」的神話破滅後，科學家已完全瞭解「宇宙壓力」的運作機制。二〇一三年，一位名叫朱里諾夫的俄國人試驗反重力成功，後來又經電腦改良，只要將類似重石的「隔離板」放置在壓力向量的前方，設計出適當的曲度面，如同機翼一般，就能產生反能量壓力。

能量隔離板在電腦控制下，瞬間可改變其量子結構，決定能量通過與否。宇宙能量壓力來自各方，但當隔離板兩面所受的壓力不同時，能量較大的一方便形成推力。這種重力能量的控制，即被稱為反重力。

隔離重力的應用很廣泛，比如說在一鋼體的隔離盒或隔離管中，可產生無重力狀態；如僅利用反能量壓力，則可減輕重量；再若用於太空飛行，即是反重力運動。

為了開山填土，工程師利用電腦設計了一種機器，先在地下開鑿一個洞，將隔離板置入，其上的土石就都失去重力，這時只要用些許炸藥，或以激光除去分子間的摩擦力，土石便如涼風一般，在無重力狀態下，能輕易地輸送到任何地區。

儘管如此，在石塊太多或地下水水位太高的地區，仍然大費週章。在能量最有效利用的考量下，最後大家一致同意，將人類議會設在中非洲平原區的剛果，同時移民數千萬。因該區正當赤道，日照最佳，能源供應無虞。

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，二〇〇八年考古人類學家在該區一個谷地中，挖掘到四百萬年前的直立人骨骸。經過DNA比對，證實確為人類祖先。為了慎終追遠，也為了表達人類對非洲同胞的尊重，便將議會設在該地。

人類議會城為一圓形地下城，象徵完美無缺。直徑十公里，附近環繞著三十六個各容五十萬人的衛星城，分別提供給由外地移民而來的各族人民居住。

議會城的中央聳立著人類大會堂，是個直徑一百公尺的圓形建築，外觀為一地球，上面有衛星送來的及時投影。在一百公尺外，設有若干個觀測站，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放大後的、最真實的地球現況。

球內共分三十三圈，會議廳就在第十七圈，核心處是半徑二十公尺的大會堂。會堂呈圓形，有環形走道，中央是一凹形空地。開會時議士坐在圓邊的各包廂中，每個座位前上方都有一幀仰角十五度的離子放大屏，可以任選需要的畫面。

座椅是軟絨的，旁邊有個小型吧檯，供應各種飲料點心。累了，可以開啟音障，放下光簾，擺平軟絨座椅，啟動虛擬實境，安心入夢。

在核心外圍，向西計有六層座席，呈弧形向上延伸，供人民參與會議。每層可以分別開放，總共有三千個座位。自從第一場開幕式後，就再也沒有坐滿過。

在靠東扇形一帶，有八個專用的小型會議室，也是形同虛設。議士們相當滿意於在家中舉行的虛擬實境會議，久而久之，連來議會都覺得太辛苦了。

至於人類議會的工作職能，說得露骨一點，議士不過是種職位，是沿習人類社會發展模式，遺留下來的一種畸形現象。不錯，時代是進步了，這並不代表人的人格完善了。知識是增加了，而人的智慧卻每下愈況，連一般的加減乘除都不會了。

為了提高議士們的出席率，前一屆議長摩瑞先生想出一個主意，他要求當局提高議士們的興奮激素。每當人的興奮激素上升時，就會對任何新奇的變化產生興趣。一旦興趣高漲，就會坐立不安，而議會中大小議程堆積如山，不怕議士們沒有事做。

不料這一招效果也不盡理想，倒不是興奮激素失效，而是議士們興趣太廣了。只要一出家門，他們就像好奇的小貓，不論碰到什麼，都要盡興地捉弄一番。忙這弄那的，每每會議已經開完了，幾位大爺還沒有走到大門。幾天前年劬位尊的賢能長者摩默哈·耶什，受邀前來議會參觀，便發生了類似的糗事。

摩默哈是印度教首席教主，年紀已有一百二十三歲，傳說他是濕婆最後一位繼承人。他對印度教最大的貢獻，是以四十多年的時間，苦口婆心地說服崩離析、四分五裂的各個教派歸隊，終於在本世紀初重新整合，成為一個擁有八億名信眾的宗教團體。尊崇他的人視他為真神，即令否定他的，也不能不承認他確實具有莫大的法力神通。

印度教是在四世紀時由婆羅門教演化而來，當時的婆羅門教在經歷了佛教及耆那教的衝擊後，受到笈多王朝君主的大力支持。此時婆羅門教的法規《摩奴法典》，兩大史詩《摩訶婆羅多》、《羅摩衍那》都已完成，但它又更進一步吸收了印度民間各種偶像崇拜。名義上雖仍稱為婆羅門教，事實上已經有了極大的轉變，被認為是新婆羅門教。是以，兼信婆羅門教、舊教者，便以印度教自稱，而且由此又分化出許多不同的流派。

到了八世紀，印度的佛教淪於密宗，漸漸式微。彼時出現了商羯羅、羅摩努闍等偉大的思想家，使婆羅門教與印度教的理論更臻完善。密宗雖屬佛教，卻大量吸收印度教的宗教成分，逐步被彼同化。如此，印度教方確立其地位。

印度教最大的特色是教義具極端的對立性，既強調縱慾享樂，又崇拜禁慾苦修。正因如此，教派之多與其所信奉的神祇之量難分軒輊。主要的流派有毘濕奴派、虔誠派、羅摩派、黑天派、濕婆派、三相濕婆派、性力派、右道性力派、左道性力派等。到了近代，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，在基督文明的影響下，又有了宗教改革運動，產生了梵社、雅利安社、羅摩克里希那教會等。

若論信徒人數，印度教堪稱舉世第五（在本世紀依序為：佛教、基督及天主教、回教、道教、印度教），但是一離開印度本土，信徒就屈指可數（道教亦僅流傳在漢人中，其信眾約有十餘億，但常與佛教重疊）。是以有人認為，與其說印度教是一種宗教，倒不如說是一種歷史與原始神話的崇拜。不論如何，新時代強調精神思想，一個號稱擁有八億信徒的教會，是絕對不容忽視的。

摩默哈參觀人類議會，原來只是例行公事，以彰顯新時代的功德成就。只緣前次天主教教宗若納多一世來訪時隨從過多（約有三千位，僅樞機主教就有八十位），以至於人類議會的迎賓會變成了天主教樞機主教會議了。

這件事頗受識者非議，故在一些人的折衝下，又經過多次影音會議討論，摩默哈為了表示對人類議會的尊重，決定輕車簡從，只帶了三位尊者。一位是竺佛朔，他專精《吠陀經》；一位叫迦毗羅，是《森林書》的權威。另一位耶蘭納瓦是國際知名的哲學家，他對《奧義書》可說是瞭若指掌。

按照議會常規，宗教領袖來訪，議長必須親自接待。本屆議長史都華·克里士是紐西蘭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，他在世紀初發表

了一篇〈地質異變與地球年齡的關係〉，受到科學界一致的推崇。後來他致力於瀕臨絕種動物的拯救活動，成績斐然，在知識界的大力推薦下，被選為議員，並被推上議長寶座。

克里士最為人樂道的往事，是成功地挽救了位於巴西西北部，亞馬遜流域中數百萬平方公里的熱帶雨林。那是在二〇一一年，正值南北美洲在彼此貿易杯葛下，面臨本世紀第二次經濟蕭條危機。巴西十餘家最具盛名的開發公司，發行股票，擬集資四千億美元，準備全力發展亞馬遜，以振興國內的工業。

克里士知道這是一場重要的戰爭，如果輸了，人類將面臨生態浩劫。而想要贏得戰役，首先得顧及巴西國家經濟的發展，還要通過巴西人民自覺這一關。

在深思熟慮之後，克里士首先說服了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共同參加，這個舉動卻使得美國幾個活躍的生態組織袖手旁觀。他在一個秘密基地中，與中國多媒體專家合作，攝製了訂名為《雨林的熱淚》一系列的電視影集。

這部影集運用極先進的多媒體技巧，有立體的聲光效果，讓人覺得身歷實境。內容更是感人至深，每一集都有一個大自然與人的故事。有的是悲慘的現實，有的是溫馨的神話，也有劇烈火爆的利益衝突，更多的則是從方方面面闡釋，人不能只顧眼前的短利，一旦破壞了地球上最後、最寶貴的一片雨林，人類在未來將要付出所有的幸福！

令人不可思議的是，這部影集同時在全球發行，以八十七種語言發音！更不可思議的是，同一部片子，卻有老年、中年、青少年及兒童四種版本！老年版重視親情與智慧；中年版強調策略與方針；青少年版完全由知識及觀念下手；兒童片則充滿了輕靈的童趣，以及同情弱小的襟懷。

總而言之，這部影集在全世界同步推出以後，立即獲得潮湧般的佳評。不僅巴西人民發出了怒吼，全世界人民都奮起聲討。不到一個月，在各界的杯葛下，開發公司上市的股票暴跌了百分之九十九，統統破產！

為了迎接摩默哈，克里士服食了一點興奮劑，並特別惡補了有關印度教的一些資料，他發現《奧義書》中有世界本源的理論，很合乎他嚮往的生態說。他也對書中歌唱般的一些咒語經文，感到十分的好奇。他一遍一遍地唸著，不知不覺間，居然能將一些簡單的經句背誦出來。

他一邊思索印度人的宇宙觀，口中喃喃唸著咒語經文，一邊駕著氣墊車，直奔議會大門。最令他感興趣的是，顯然在一千多年以前，印度人就已認識到宇宙的系統結構了，怎麼後來又停滯了呢？

一隻玄冠金尾猴從走道邊衝出來，這是克里士當年拯救的絕種動物之一。由於受到當時技術的限制，只能採用基因技術培植，小金尾猴完全喪失了在自然環境中生存的本能，只能集中養殖在保護區內。

克里士一驚，怎麼有人在議會中養金尾猴？

「是誰在這裡養金尾猴？」克里士大喝。

當局在他耳朵中說：「這裡沒有人養金尾猴。」

克里士再注目一看，哪裡是什麼金尾猴！不過是團黃色的煙霧。「那是什麼？怎麼會有一團霧？」

「沒有霧，至少我們沒有偵測到！」

克里士突然發現，自己精神過於旺盛，感官特別敏銳，所以幻象連連：「怎麼搞的？快給我查一查，為什麼我看到滿天的顏色在飛舞？」

當局回說：「是的，在這方圓一里內磁力線異常，加上您腎上腺素超過標準單位，所以能看到一些奇特的現象。」

克里士急著說：「快點給我治療，貴賓馬上就要來了。」

當局說：「是的，摩默哈教會在廣場前面休息。」

正說著，走道上無端旋起一陣風，地面突然變成一片汪洋，薄霧向外展開，極目望去，四下茫茫，克里士發現自己站在一隻小舢板上。

「怎麼搞的？見鬼了！」克里士緊抓著船弦，嚇得大叫。

當局說：「這裡磁場變化太快，電磁波反常，您所見的都是幻象。」

眼見一個大浪翻騰而起，迎面正要撲來，克里士本能地向旁邊一閃。哪知水勢浩瀚，沖到眼前已是漫天一片，克里士從頭到腳被打濕，一時狼狽不堪。

克里士摸一摸身上，不僅冰冷，而且濕漉漉的，還帶著海水的鹹味：「這不是幻象！你看，我全身都濕透了！」

當局說：「那是溫度發生變化，您體表的溫度下降了五度。」

「不可能，這是水！而且是海水。」克里士兩臂環抱著胸部，顫抖地說。

「沒有水，也沒有海水。」當局的聲音也是冷冰冰的。

克里士不相信，舔了一舔手指，果然沒有鹹味。他再看看身上，沒有水漬，但是眼前情景依然，分明自己置身在一個無邊無際的大海中。

「趕快救我！我可能瘋了！」

當局說：「請不必擔心，我找到原因了，是色多羅議員啟動了虛擬實境。不過，基於議會的規定，我們不能干預議員的行為。」

色多羅是婆羅門教信徒，也是印度籍，顯然他有意開摩默哈的玩笑，或許是立一個下馬威，不料搞錯對象了。

克里士大怒，喝道：「色多羅！你怎麼開這種玩笑？」

不料四下一無反應，這時風浪更大了，前方數十公尺處，一道藍碧晶牆不斷向上拱起。克里士所在的這隻舢板不過五公尺長，在汪洋中有如一葉浮萍，隨著波浪顛簸不定。這時面前一片深綠，高揚的浪頭飛舞著雪白的霧影，只見天色轉暗，閃爍不定的玉壁，隨時就要崩塌下來。

「色多羅！別胡鬧了！」

不知是濤聲太大，還是色多羅不在這裡，天地中只有轟轟的震撼聲，狂烈的心臟悸動，以及無助的吶喊聲。

克里士驚惶不已，他急得大叫：「救命！救命！」

電腦似乎也失去作用了，他把微機舉到嘴邊，拼命大叫：「我是議長！不要管什麼規矩！快快救我！」

仍然沒有回應，克里士完全失去了方寸，他眼看那道高浪立時就要崩坍，心神俱顛。而在這洶湧滔湍、險瀾惡漢的時空裡，誰能想像，堂堂人類議會的議長史都華·克里士先生，竟會被困在一艘小舢板上！

克里士叫天不應，呼地不靈，此時已陷入絕望的情境。電腦當局是他管轄的屬下，平日從來沒有假以顏色，現在兩次向她求救，居然不加理睬！

人生最大的恐懼，便是求救無門的絕望感。克里士一輩子順遂風光，從來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，自然從未與真正的恐懼照過面。

突然，那片晶壁透身而過，在無比的驚懼中，眼前由深綠到深紫，再由深而淡，從紫而紅，竟是一片火光。那片火光耀自地底，他彷彿看到地球的板塊，就在熔岩宣洩之際，緩緩地分離開來。

怎麼會又到這裡來了？克里士睜大眼睛，前面大約五百公尺處，一座座海底火山矗立。漏斗狀的火山口像一灘色澤暗紅的糝

粥，中間熔漿傾軋，不斷向四外翻滾。每當一片鮮紅由地底湧出，立刻氣泡騰飛，珠串競聯。頃刻間熔漿凝固，數以噸計的圓石散落海底，地形就此向兩邊展開。

克里士早已魂不附體，他知道這是活生生的煉獄之門，方圓十里之內，水溫高達百度。不暇細思，他本能地拼命向下蹣水，往上浮游。不僅身體熱燙，兩眼辛痛，肺部空竭，全身更是虛弱乏力。

他腦中一片空白，只知拼命掙扎，死亡的恐懼緊緊地掐住他，心臟跳動有如擂鼓。所幸就在他感到昏眩之際，頭上青天在望，他猛然衝出水面，滿吸空氣，灌注全身。眼前儘是魚蝦鱗介的焦屍，載浮載沉地飄流過來。

克里士聞到刺鼻的腥臭味，再看看四下世界末日般的慘狀。觸目之處，天空黑紅，海水黧紫，劫後的殘煙瀰漫，更是一片黧黑。

真的是世界末日？怎麼會呢？他完全忘了自己是誰，現在是什麼時代，只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生命體，是一隻瀕臨絕種、求救無門的動物。

他直覺地想逃，但是茫茫四顧，駭海翻天，已經到絕境了！他想高聲呼號，卻是喉哽咽塞，四肢麻痺，簡直動彈不得。

人只是一具接收信息的機體，不到絕望之時，不知道什麼叫期望；不到神散魂消之際，不可能領會死亡的真實。克里士參加環保工作，當然見識過人們為謀取近利，將人類前途置之不顧的各種鄙薄短視的行為。只是他拯救動物，擺的是救援者的姿態，從來沒有機會感同身受地站在被威脅者的立場，去咀嚼那份恐懼。

一個黑影從右側掠過，他一驚，是條灰黑的海豚。正是那隻世紀初，克里士參加綠色和平組織珊瑚礁拯救計劃時訓練的「服務員」。那時在澳洲大海礁一帶，海膽為害極烈，幾乎將礁上的珊瑚啃食一空。他們利用受過訓練的海豚，啣著一種生化膠球，讓它黏附在海膽的刺上。海豚潛入海礁上方，一見到海膽，就將串連的膠球丟下。

若以漁船拖曳膠球網，往往一次能撈到上千隻海膽。由於其內臟味美異常，具高度經濟價值，這種有利可圖的好事，當然不用綠色和平組織費心。商人開始大肆捕撈，過不了多久，海膽也成為瀕臨絕種的生物了。

就在那時，克里士學會了與海豚溝通的技巧，那是利用摩斯碼敲擊船身。別的代碼他都忘了，S O S卻是記憶猶新。這一剎，他來不及思索，手已臨空敲著摩斯碼，向海豚發出求救訊息。

海豚不見了，卻傳來隆隆的馬達聲，一艘老舊的駁船漸漸駛近，船上有人聲：「你有把握，真是求救訊號？」

「不騙你，記得我們拍的『雪山艷屍』？我就是敲冰山求救的！」

「幾十年前的事，你還記得？」

「當然記得！因為敲起來一長一短的，很像那首『我要揍你』。我沒事就敲著玩，心想說不定有天用來求救哩！」

「啣！」有人突然大叫：「原來是咱們的議長先生！」

「真的！克里士先生，你在這裡幹嘛？」

克里士精神一振，抬頭一看，是肯特吳與亞當吳兄弟倆。一見到救星，他忍不住淚眼婆娑，立刻爬起來，顫聲道：「好極了，是你們，快來救我。」

「救你？」肯特吳大惑不解。

「放心，有我們在，一切都解決了。」亞當吳忙拉了弟弟一把，下了船，走到克里士面前，說：「克里士議長，遇到什麼麻煩了？」

克里士一聽到議長兩個字，神思就清楚了許多。定睛一看，原來已經浪平風靜，眼前竟是一平如紙的細白沙灘，自己趴在一張毯子上。

只是這沙灘下面竟然軟綿綿的，毯子包裹著身體，正緩緩地沉下去。

「流沙！」克里士無力地叫著。他看過很多美國好萊塢式西部電影，人一旦誤踩浮沙，不論怎麼掙扎，最後都免不了沙陷人埋。當然，如果是主角，永遠會在最驚險的剎那，救星從天而降。

自己是不是主角呢？以人類議會議長的身分，當然是！然而他也十分清楚，這議長的寶冠是透過一些手段得來的，這個世界有他無他實質上沒有什麼差別。

他無助地掙扎著，呻吟著……

終於，一隻手出現了。

克里士興奮得心都要跳出來了，他再一看，自己倒在議會前的走道上。肯特吳駕著氣墊車，他的那位助理哥哥正親切地望著他，似乎發現了什麼新奇的把戲。

「啊？我怎麼在這裡？」克里士忙揩乾眼眶，尷尬地說。

「那你應該在哪裡呢？」

克里士搔搔頭，說：「我應該在大會堂，迎接摩默哈才是。」

「摩默哈？那位印度教教主？」

「是的，我正要去接他，不知怎麼就到這裡來了。」

「議長先生，你不是說笑吧？」

「真的，我能坐你們的車趕過去嗎？」

「趕到哪裡？」亞當吳知道這裡面大有文章，他耐著性子，要釣這隻大魚。

「去接教主呀！」

「您是說摩默哈教主？」

「是呀！糟糕，現在幾點了？」

「十點差五分。」

「好極了，還來得及。」

「來得及什麼？」亞當吳還在捉摸。

「去大會堂迎接摩默哈教主呀！」克里士急了。

「接他？他昨天就走了呀！」

克里士一頭霧水，問：「他人還沒有到，怎麼會昨天就走了？」

「他是昨天早上來的呀！傍晚時您親自送他乘飛雲梭走的！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克里士又陷入迷魂陣了，他不自覺地抬起手腕，問當局道：「吳先生說的是真的嗎？」

當局在他耳邊說：「是的。」

「那我是怎麼了？」

「用我的理解來說，您昨天的記憶被人封閉了。」

克里士勃然大怒：「被人封閉了？誰有這麼大的膽子？」

「抱歉，我無權表示意見。」

「我授權給你，快說。」

「根據議事規則第三一四條，沒有人可以授權給我！」

「誰說的？我是議長，我當然有權。」

「那是法律，我不能違反。」

「哪有這種荒唐的法律？」

「這個條文是您自己定的，大會已經三讀通過。」

「啊！那你怎麼容許別人封閉我的記憶？」

「我無權干預議士們的行為。」

克里士塔然無語，他本人一向對當局沒有好感，但是此刻只有當局可以替他解開這個大謎，偏偏作法自斃，電腦說一不二，一點都沒得通融。

亞當吳知道克里士正與當局溝通，他也知道議長對當局的一貫態度，聽到一半他就掌握住全局了。腦筋一轉，他悄悄向肯特吳作了一個手勢。做弟弟的一向言聽計從，兩人極有默契，合作無間。

突然，克里士眼前景色大變，在一團濃霧中，三個人下半身各被一根粗大的繩索捆住，頭下腳上，正高速向下方衝去。克里士被突如其來的刺激嚇得連連鬼叫，吳氏兄弟也好不到哪裡，兩人手舞腳蹈，忘命地掙扎。

「救命！」克里士為人持重，做事三思而後行，一輩子沒讓自己處在危險的局面，不料眼下剛逃過一關，又來了一個顯然要讓他魂散魄飛的高空彈跳！

「救命！救命！」肯特吳叫得更凶，只見他身上的罩袍被風鼓起，像一團氣球。由於袍子張開，空氣阻力大，不一會他就漸漸落後，越隔越遠了。

還好亞當吳尚在克里士身邊，他用力把議長的身體扳平，讓他臥在半空。由於臉朝地面，克里士不敢張眼，只覺得迎面而來的空氣像一層厚膜，呼吸極為困難。全身有如伏在一個柔軟卻刺骨的透明床上，要用很大的力氣才能保持平衡。

克里士以前常坐飛機，很能領略氣流不穩定時，機身瞬間下落那種失重感。正是這種現象，讓他知道自己在半空中。但真正難以忍受的，是那不斷飄動拍打的衣襟，把整個人向上拉拔、撕扯，彷彿隨時就要解體一般。

兩人就這樣不斷向下墜落，眼看雲霧漸去，下方一片模糊的影子迎了上來。亞當吳彎起手臂，對著腕上電腦喊道：「通知議長不要看下面！」

克里士本已神不守舍，聽到當局傳來亞當吳的警告，心裡明白了些。只是人越是知道不該做，越是想做。克里士也不例外，他十分清楚，不論下面是什麼，以這種下降速度，活命的機會不大。現在只能祈禱下半身的繩索綁得牢靠，而且繩索不會太長，否則此命休矣！可是，能不往下看嗎？怎麼繩索還沒到底？是誰把他送到這裡來的？自己分明要去迎接印度教主摩默哈的呀！

如果離地面還很遠，那就沒事，不過懸吊在半空中而已，至少不會死。可是墮了這麼久，哪有這麼駭人的高空彈跳？如果下面是水，說不定還有救……

想到這裡，他立刻張開眼睛，糟糕！下面竟是一個火山口！熾紅的熔漿縱橫流竄，形成了一面通紅的扇子。正中心那橙中帶白的噴口，不時噴出轟轟發發、濃淡不均的透明漿質。縷縷白煙被染得紅通通的，那紅色又流向四方，只映得天地八荒赭赤丹朱、絳彤艷艷，處處都是觸目驚心的慘紅。

一看到火山，立刻就感到炙熱的高溫，那遍體煎迫的刺痛有如萬箭攢身，所有的神經都動員起來了。眼看著表皮不斷皺縮，燃起場場火苗，燒得有如盞盞油燈。他渾身大汗淋漓，兩手不由自主地甩著，身體扭動著，臉上的肌肉不住地抽搐。他張大嘴巴，喉嚨被鎖住了，他想叫，卻失聲了。

亞當吳欣賞夠了，把全部過程錄了下來，這才向弟弟打了個手勢。他知道得非常清楚，只要是議士弟弟搞的鬼，就不算犯法！這種特權本是人類社會的劣根性，如今擁有的人少了，權力卻更大了。

肯特吳關了虛擬實境，亞當吳乘機一把抱住克里士，口裡連說：「不要怕！不要怕，我們兄弟在這裡！」

克里士驚魂未定，一見自己躺在床上，哆嗦著說：「這……這又是哪裡？」

肯特吳說：「議長先生，剛才有人害你，是我們兄弟冒著危險把您救回來的。」

克里士說：「害我？誰？為什麼要害我？」

肯特吳說：「這我就知道了，自從印度教主離去以後，您就神智不清了。」

克里士完全亂了方寸，囁囁地說：「我什麼都不記得。」

肯特吳說：「這個簡單，雖然當局不能協助您，但是您可以命令她，把迎接摩默哈教主的那一段影音播放一遍，只要有記錄，您就會想起來。」

克里士如夢方醒，立刻問當局：「有影音記錄嗎？」

當局說：「有。」

「放給我看！」

床前立刻出現一片虛影，裡頭的克里士坐在小型氣墊車裡，車子緩緩駛出了會議中心的圓形拱門。

議會前是一個數十畝大的廣場，地上以各形各色雞卵大的玉石嵌成一世界地圖。一應地形地貌都按照地球實際比例設計，只是將球面弧度攤平。五大洲之外的海洋是一個清澈的荷池，池中游魚成群。

會議中心座落在南端，相當於南極洲，地面以整塊白玉鋪成，其潔其堅有如素雪玄冰。連接廣場與這片冰原的，是一座七彩拱橋。橋的另一端在南美洲，左側是綿亙的安地斯山脈，右側垂蔭匝地，翠玉鋪陳。

廣場上經常有如織的遊客，此刻卻是靜悄悄地，一無人蹤。在一株闊葉喬木下，一位白髮垂肩、鬚鬚連腮的老者，全身用白巾密實地包裹著。他雙趺危坐，手結訣印，口中喃喃作聲。另有三位鬚髮灰白的老者，分別在其左右及正後方護持，四人身外一幢淡淡的白色光影籠罩，看去有如披雪的叢松。

在橋頭彼端，十來個形貌奇異的怪人，一字排開坐在橋欄上。有一個還赤身裸體，雙手撐地，頭下腳上，倒立如懸。

克里士定睛一看，驚呼道：「那是色多羅呀！他怎麼赤身倒立在那裡？」

肯特吳說：「色多羅花樣多得很，我還見過他出入極樂世界呢！」

克里士詫道：「出入極樂世界？」

肯特吳說：「是呀，他說與少女交合叫做極樂雙修，是他成道的法門。」

虛影中的車子開上了虹橋，尚在那排人十數公尺之外，就看到人叢中射出一縷紅光，迅速竄升，突聞砰的一聲，一團火花爆炸開來。

堪堪那火落在車頂，克里士正要躲避，瞥見樹下四人面前颳起一陣旋風，風向隨即一變，大火立時向四人直撲而去。

「他們在玩什麼？虛擬真實嗎？」克里士納悶道。

「不是虛擬真實，是改造真實。」亞當吳答。

「改造真實？」

「這是我們尊貴議士們的特權，可以把虛擬的弄得和真的一樣。」

「胡說，我是議長，我怎麼不知道？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！」亞當吳忍不住大笑起來：「本來嘛，不論什麼事，頭頭永遠是最後一個知道的。」

「就算是吧，色多羅在那裡搞什麼鬼？人家教主是客，理當前去迎接呀！」

「迎接？如果不是印度教，婆羅門教便是第五大宗教了！」

「那是過去的事了，在這個新時代，怎麼還有這種仇恨？」

「仇恨來自過去，新時代來自舊時代，這有什麼稀奇的？」

「可是我們人類議會的職責，就是要保護人類的尊嚴呀！」

「所以，身為婆羅門教的議士，當然要保護婆羅門的尊嚴！」

克里士不是不知道人的問題多多，他自己就說過，只要有人就有問題。但是這時他已經恢復了神智，具有人類議長的身份，不能在亞當吳面前示弱。畢竟他是百億人之首，剛才已經丟夠了臉，現在要撈一點回來。

他正打算辯駁，另一邊的三個人已經把餘火撲滅。那位全身素淨的長者站起身來，向虛影中的他遙施一禮，道：「克里士議長幸會了，敬請見諒，這種不入流的醜態，污了閣下的法眼。」

色多羅見法術不彰，怒形於色。先前在議會走道上設下的障眼法，居然也沒有擋住議長的出迎，這個臉真是羞的無地可藏。仗著議士的護身符，他破口大罵道：「摩默哈老混蛋，我跟你拼了！」

摩默哈不慌不忙，帶著竺佛朔、迦毗羅和耶闍納瓦，步履穩健地直向橋頭走來。口中還不住地說：「色多羅，我們的事小，以後再說罷，今天我向你道歉。」

「我不要你道歉！」

「那你要我怎樣？」

色多羅沒有想過，還能怎樣呢？他原先以為仗著議士的身分，可以恣意施展法術，讓摩默哈丟個大臉，別的不說，至少可以在鄉親面前爭口氣。哪曉得不僅是議士，連當局對宗教教主也無權轄制，兩人鬥起法來，自己一點便宜都佔不到。

色多羅一急，想到就說：「我要你輸在我手上。」

摩默哈沒有出聲，他身後的竺佛朔開口說：「尊重的議士，我相信您對吠陀天啟、祭祀萬能、婆羅門至上這三大綱領是很熟悉的。」

「當然，那又怎樣？」

「據我所知，《吠陀經》中的〈無有歌〉就宣示我們，太初沒有『無』，也沒有『有』，哪有什麼輸贏呢？祭祀萬能，婆羅門至上，都要在神前贊誦。您如果一定要我們認輸，不妨我們回大寺向神請示！」

色多羅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我們在笈多王朝興建的摩訶婆廟，早就被你們毀了，此仇不共戴天，你還跟我談什麼向神請示？」

耶闍納瓦聞言，向前邁出一步，行禮說：「尊貴的議士，先哲商羯羅對《奧義書》作了大量的解釋。其中最重要的一點，是〈薄伽梵歌〉所宣示的，信徒要通過瑜伽的修持，才能使梵天與自我合一。摩訶神廟毀於梵天，正是因為人眾的修持不夠，這件事在『吠檀多』派的弘法過程中說得非常清楚。」

色多羅當然知道，尤其是耶闍納瓦把商羯羅都搬出來，他是印度教與婆羅門教共同的聖者，就算他色多羅想反對也使不上力。

人在騎虎難下之際，理性立刻潛然無蹤，更何況他是議士，已立不敗之地。

色多羅倒不是為了宗教因素來鬥狠，只因他在無意中得到一部「毘濕奴」派傳下來的《百咒經》，苦修之後，果然有了極大的法力。然而限於百咒經的法喻，這些咒語只能對懂得咒語的人施放，否則將作孽自受。

咒語其實就是一種優勝劣敗的工具，色多羅空有法力而無處施展，感到萬分的委屈。好不容易知道摩默哈前來訪問，他身為印度教主，對咒語自必十分在行。自己輸贏本不打緊，把對方當作試金石，一展所長，才是夢寐以求者。

為了這點私願，他也下了不少工夫，首先設局讓摩默哈同意減少人馬，繼而又在議會前一百平方公尺內設立「絕勝咒區」，任何懂得咒語的人都會受到感應。

他以為摩默哈一行人再厲害也不可能越過這個咒區，哪知先前人家只是存心禮讓，這時四人信步走來，確是不費一點工夫。

色多羅忿怒驚心，大喝：「你們給我站住！不然我要施展伽陀婆大法了！」

走在最後的迦毗羅聞言，對長者說：「教主，這伽陀婆大法太狠毒了，且容弟子把他制服，省得傷人。」

摩默哈和顏悅色地說：「不可以，這裡是人類議會，他可以仗勢胡作胡為，我們卻不能不謹慎。」

色多羅見對方不改顏色，哪還想到別的。他一頓足，腳下地皮就像水面一樣，震起圈圈漣漪。那地面原是各色小玉石鋪就，堅固異常，這時除了他那夥人站立之處，整塊地皮開始上下波動，爆聲連連，聲勢驚人。

迦毗羅說：「且容弟子下手吧，萬一有人闖入禁區呢？」

摩默哈略一揚手，指捏法訣，微笑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已經把能量降低了，就算有人受害，最多只昏迷些時候……」摩默哈向空凝視了一會，叫聲：「不好，我們的議長先生受了池魚之殃了。」

迦毗羅大驚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摩默哈說：「竺佛朔，你來護法，我去營救議長。」

竺佛朔不敢怠慢，立刻把身上的白袍往下一扯，一朵碩大青蓮已將四人托起，穩穩地浮在半空。

色多羅早有準備，手一招，一陣黑霧由地隙竄起。那霧陣頗具靈性，一圍到青蓮附近，立刻化成拳大的蝙蝠，忽上忽下，疾繞翻飛。不一時，成千上萬個黑點已將廣場遮得不見天日，吱吱唧唧之聲瀰漫宇間，令人心神俱顫。

色多羅見已計得逞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道印度教有多大神通，原來不過如此。」

克里士被場中鬥法吸引，早忘了自己的事，還是亞當吳提醒他：「快看，你已經摔倒了！還記得嗎？你是什麼時候摔倒的？」

克里士定睛一看，氣墊車已停了，自己竟摔倒在車旁，兩隻手緊握著坐墊不放。回憶前情，他恍然道：「對了，我剛才夢見在大海中，抓住船舷，原來如此。」

正說著，場中形勢一變，只見一團白光從色多羅背後裂地而起。摩默哈四人仍各站菱形一角，離色多羅不過三步之遙。

色多羅得意忘形，但他手下諸人宛如枯枝老籐般，各自扭曲身形，或臥或蹲，從身上散出陣陣輕煙，直向那團蝙蝠黑雲投去。

「唉！這是何苦？」摩默哈搖頭說。

色多羅聞言大驚，轉身一看，敵人竟然在背後！他嚇得連退幾步，直退到那起伏波動的石溝上。這時正值新的一波捲起，他踩了個空，口中「唉呀！」一聲，立刻翻身摔倒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迦毗羅雙手合什，用力往下一按，大地一片寧靜，黑雲土波霎時一掃而空。色多羅躺在地上，眼見大勢已去，他神色沮喪，不願起身。

摩默哈走上前去，攙起色多羅說：「這條路很滑，以後慢慢走。克里士議長已經到了，我們一起過去迎接吧！」

色多羅这才知道，摩默哈之所以能團結各派，委實有其過人之處。當下羞慚滿面，只好說：「但憑教主吩咐。」

克里士早已霍然而起，摩默哈率領眾人走到議長面前，才一照面，即大驚失色轉頭問色多羅道：「你把議長怎麼了？」

色多羅也看出異像，忙解釋道：「我只是下了婆羅阿闍咒，照理對一般人應該沒有什麼影響。」

摩默哈伸掌在克里士眼前一晃，嘆了口氣說：「這不怪你，是議長一心要好，他在來路上讀誦《奧義書》，結果你的咒語就生效了。」他回過頭來，對耶闍納瓦說：「你快送議長回去，對著他把阿特曼的精義讀誦十遍。」

耶闍納瓦領命，將克里士托起，那氣墊車自行隱去。

摩默哈思索了一會，突然對著鏡頭說：「議長先生，你中了婆羅阿闍神咒，會有幾天神智不清。請注意，此神咒威力無比，你所讀的《奧義書》正是人生真實的綱領。你必然會夢到一些奇特的象徵，千萬記住，夢中任何細節都是你未來的徵兆。最最要緊的是，當你面臨重大抉擇之際，千千萬萬要小心身邊的人。你醒後對今日之事將一無所知，色多羅議士與我經常鬥法，他並無害你之意，一切都是機緣，特留話於此。」說完，他一躬身，畫面也到此為止。

克里士大感懊惱，說：「這種高人，我怎麼會失之交臂？」

亞當吳也大開眼界，感慨地說：「不是失之交臂，而是總算知道了一件事，真是天下之大，無奇不有！」

克里士說：「教主說叫我小心身邊的人，是誰呀？」

亞當吳說：「教主的話含意深遠，以議長您尊貴的身分地位，在百億人之上，日理億機，當然身邊總不乏一些參謀策畫的人。教主的意思是，要您在面對重大抉擇時，不要太相信身邊說小話的人就對了。」

克里士想了又想，最後說：「你的話很有道理，但是世界承平已久，各種會議不過等因奉此，哪有什麼重大的抉擇呢？自我上任以來，老實說，一件正經事都沒有幹過！還不如當年拯救玄冠金尾猴有意義！」

亞當吳說：「是呀！有當局作主，我們人類還算什麼呢？」

克里士搖搖頭說：「人類當然還是人類，當局做得好也不是壞事，我們的責任不就是監督她嗎？說不定這重大的抉擇就與她有關哩！」

亞當吳順水推舟說：「是呀，所幸我們人類有您這樣偉大的領袖，帶領著我們走出黑暗！否則地球生態堪憂，人類前途無望！」

克里士謙遜地說：「哪裡！哪裡！還不是有你們這批有才有德的議士……」他想起亞當吳並非議士，立刻轉口說：「當然，議長需要議士，議士也需要助理先生睿智的服務，我們是生命共同體嘛！」